



# 故乡的冬天



□杨永敏

当冬日的寒风轻轻吹过,天空洒下纷纷扬扬的雪花,整个世界仿佛被一层洁白的纱幔轻轻覆盖,那一刻,乡愁便如这雪花一般,悄无声息地飘落心间,成为冬日里最深的思念。

雪花,是冬日的使者,也是乡愁的载体,它们轻盈地飘落,无声无息,却总能触动心中最敏感的地方,勾起那些关于故乡、关于亲人的记忆。

记忆中的故乡,总是那么温暖而亲切。那里有熟悉的街道,有童年的欢笑,有父母慈祥的笑容,有那些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点点滴滴。而今,我们或许已远离故乡,在陌生的城市里打拼,但每当冬日来临,每当雪花飘落,那些记忆便如同被唤醒一般,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记忆里,故乡的冬天是温暖的。这种温暖流淌在农家的小院里,沉浸在父辈的谈笑间。冬天地里几乎没活可干,忙了一年的农人们在这个时候开始走东家、窜西家,他们亲热地坐在一起,惬意地抽着烟卷,闲聊着今年的庄稼收获和明年的田里打算。不知不觉间就到了吃饭的时间,客人抬起身子说一声:“不说啦,回家吃饭呀。”主人回一声:“你弟妹饭马上就做好了,就搁我家吃吧。”客人再回敬一句:“不啦,不回去吃,家里那口子该满世界寻我呀!”朴实的对话,亲切的挽留,就这样热烈地在北方冬天的村村落落、家家户户欢快地轮回着、上演着……

记忆里,故乡的冬天是温情的。这种温情飘浮在原野的炊烟里,燃烧在农家的灶膛里,弥漫在五谷的味道中,深藏于几米见方的土炕上。母亲“啪嗒啪嗒”地拉着风箱,灶膛里燃烧着的树根疙瘩“噼里啪啦”声声作响,红蓝色的火苗舔舐着锅沿,飞蹿进土炕,姐姐在暖烘烘的土炕上摇着纺车纺棉花,父亲和蛮叔叔、月喜伯坐在炕沿上拉家常,我则坐在灶火边,一边翻着灶膛里的烤红薯一边嘴馋地闻着红薯香……北方的冬天,天黑得格外早,母亲和

姐姐坐在炕上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给我们织毛衣、纳鞋底、做棉袄,而我们早早就钻进了满是妈妈味道的暖被窝酣然入睡,全然感觉不到屋外凛冽寒风的呼号刺骨。早晨起床,映入眼帘的是小小的窗户玻璃上结了晶莹的冰花,那冰花非常漂亮,这种温暖人心的记忆情深味浓,至今想起来仍旧充满着冬天浓浓的味道。

记忆里,故乡的冬天是丰富的。太阳慵懒地挂在天空,几片洁白的云悠悠地漂浮在蔚蓝色的天空中。三里五里之间,就是一个个排列整齐的青灰色的村落,村子大小不一,人口不等,相同的只是大家的生活习惯和厚重的民风民俗。天不亮,女人们就起来打扫庭院,生火做饭,喊孩子上学;男人们也早早地起来,坐在家里的炕沿上闷声抽着纸烟。每逢这时候,村里的高音喇叭就会不失时机地响起,一段如泣如诉的蒲剧就会划破天际,开始丰富蜗居在家里的农人们的文化生活。

冬天的记忆,是藏在内心深处的浓浓乡愁,是承载我们这一代人幸福快乐的深深情感。走在乡村的田间地头,心是松散的,一缕缕难言的乡愁顿时在眼前荡漾。

故乡的冬天,雪花虽然冰冷,但它却总能带给人们一种莫名的温暖和安慰。这份乡愁虽然带着几分苦涩和无奈,但它也是我们内心深处最真挚的情感,是我们对故乡、对亲人无尽的思念和牵挂。它像一根无形的纽带,连接着我们与故乡、与亲人之间的情感,让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那份深深的牵挂和祝福。它虽然带着几分忧伤和落寞,但更多的是一种温暖和力量。它让我们在寒冷的冬日里,感受到家的温暖和亲情的珍贵;它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

故乡的冬天,读起来是诗,唱起来是歌,描起来是画。它是邻居家哥哥娶亲时的那一份热烈,是姐姐出嫁时的那一份不舍;它是父亲如山般对子女们的呵护,是母亲如海般对一个家的操持;

它是沟壑的起伏和山坡上的残雪,是冬日暖阳下坐在十字街巷、一起聊天的老汉老婆;它是巷道口炸爆米花时“噔”的一声巨响,是孩子们在院里支个箩筛扣麻雀时的刺激欢畅。

故乡的冬天,让我久违的还有夕阳。夕阳最美是寒冬。在天晴的日子里,夕阳简直像是在铁匠火炉里烧透了刚刚取出来似的,远远望去,你能感觉到里面有火焰在舞。它火红的颜色柔和得让人好想亲近,热情且极有感染力。即将落山的那一刻,它身边的天空连同沟壑上光秃秃的树枝,天地村落,人间万物,都似置身一片火海,要熊熊地燃烧起来。这是冬天最暖人的时刻,在这刺骨的天里,整个生命都会洋溢着暖意……

乡愁,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它藏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平时或许不易察觉,但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比如这寒冷的冬日,它便如潮水般汹涌而来,让人无法抗拒。记忆里的冬天就是这般凛冽而美丽,洁白而娴静,温情而丰富,像童话里的世界,有一种“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感觉。故乡温暖的冬天,是我们这一代人抹不去的深深记忆,它给予我们美好与温暖,幸福和温情,它让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来休养生息,更使我们能有机会通过享受生命的阳光和丰富的精神养分来茁壮成长。它似镌刻在我们生命记忆深处的一部厚重历史,是激励我们这一代人不断努力、奋勇前行的不竭动力和源泉。

挚爱亲朋



## 电话那头的牵挂

□乔永华

“叮铃铃”,每逢周末下午,家里的电话铃声总会准时响起。守候在电话旁的父母会争相拿起电话,将耳朵凑近话柄,倾听远方儿子的声音,聊聊当下的情况。寒暄片刻,便恋恋不舍地挂断电话。周而复始。这并非单纯的通话,更像是放风筝,孩子如同风筝渐行渐远,而父母始终守在这端守望。

前几日,我出差途经家乡,趁着转车的空档,回了趟老家探望父母。与二老闲聊时,看到母亲床头的桌子上,用白手绢盖着的老式电话机。凝视着这部电话,我的思绪顺着电话线回到了自己参军之时。

1992年冬季,我应征入伍,奔赴大西北军营。初到部队,与家中的联络只能依靠写信,那一封封承载着思念与牵挂的信件,在漫长的等待中传递着亲情。在那个信息尚不发达的年代,每一封信都弥足珍贵,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深深眷恋。

一次,我探亲归家,恰逢村里安装电话。出于与家里联系更便捷的考虑,我们也申请装了一部,自此,这部电话成了我和父母联络的桥梁。当时约定,我一周与父母通一次电话,每逢周末,父母总会早早守在电话旁。电话接通后,心急的父母争着与我说话,家里的杂事、庄稼的收成、邻里的往来,还有他们对我在部队生活的关心,事无巨细,而我会兴奋地讲述部队的训练、战友的情谊以及自身的成长。然而,老人担心电话费,匆匆说一小会,便挂断了电话。

即便通话时间不长,但那每周一次的通话,却成了父母一周的期待,也成了我在部队生活中的精神支撑。在那一次次的通话中,我能感受到父母的爱与牵挂跨越千里,温暖着我的心灵。

后来服役期满,我决定留在西北地区工作。科技发展迅速,电话逐渐被更便利的手机取代,让通讯更加方便、快捷,可我的父母依旧保留着那部旧电话,每个月月底按时去缴费。每个周末,熟悉的电话铃声还是会按时响起。

时光飞逝,犹如白驹过隙。日月交替,父母头上长出了许多亮晃晃的银丝,脸上也留下了岁月沉淀的痕迹。他们的身形不再挺拔,步履也不再矫健,然而始终不变的,是每周末按时响起的电话铃声。

那不只是一部电话的等待,更是父母一生的守望,是他们对远方子女源源不断的惦念与关怀。每次通话,虽然大多是日常生活的琐碎之事,但正是这些平常的话语,饱含父母深沉的爱,他们关心我的工作进展是否顺利、身体有无疾病、生活是否如意,即便我已长大成人,在他们心中,我永远是个需要疼爱的孩子。

如今,再次看到这部电话,我的内心充满了温馨与感动。这部电话见证了我们一家爱与惦念,也让我明白,无论距离多远,无论时光如何流逝,亲情永远是最坚实的支撑。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这份守望,经常回家探望,陪在父母身边,让他们的晚年充满幸福与欢乐。毕竟,他们的爱,是我此生难以回报的深情。

感悟

## 岁月深处

□朱金华

一晃,还没脱掉稚嫩,就到了知天命之年。岁月恰如一条无声流淌的河流,悄无声息带走青春的喧嚣繁华,留下的是记忆的沉淀,心灵的宁静。

在岁月深处,仿佛看到儿时的自己,在狭窄而又充满欢声笑语的山沟沟,与众伙伴追逐嬉戏,玩打陀螺、滚铁环、挤矮子、抓子儿游戏。最惊心动魄的玩法是将长条凳四腿儿朝天放,我们顺着斜坡俯冲,从中能体味飙车的风驰电掣。玩这个的伙伴胆量要大,驾驶技术得娴熟。坐在凳子前端和尾端的两人是“车把式”,前者把控方向,后者负责“制动”。这种游戏虽然刺激,却充满危险,稍不留神会人仰凳翻,摔得鼻青脸肿,回屋还得挨父母一顿藤条伺候。二三十个伙伴,也只有五人敢于驾驶,余众皆为中间坐客,惊恐着享受飞速的滋味

儿……

游戏玩累了,躺在杂草丛生的旷野仰望苍穹,湛蓝如洗,阳光温暖地洒在身上,每一个人的笑容都纯真无邪,简单的游戏编织快乐时光,不曾忧虑未来,也未在过去牵绊。

岁月的车轮一刻不停在转动,从放肆玩耍到走进校园,教室里的朗朗书声,操场上的奋力奔跑,还有那无数个为梦想奋斗的日日夜夜,成为生命中无法磨灭的印记。那些曾经一起埋头苦读的同窗伙伴,如今散落在天涯海角,各自书写着不同的人生篇章。每当回忆青涩而又充满激情的岁月,心中总是涌动着一股暖流。

步入社会,无法回避地面对种种挑战、考验,迷茫,彷徨,多少次跌倒爬起,在失败的阴影中黯然神伤;也曾春风得意,于胜利的光芒里欢呼雀跃,是岁月教会我坚强,在挫折中崛起,于困难中前行。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磨砺;每一次泪水,化作不

屈的力

量。蓦然回首,岁月已在脸颊刻画道道印痕,内心却变得丰盈坚定。那些曾经的欢笑失落,成功失败,演化成生命中宝贵财富。岁月深处,是人生的沉淀,是心灵归宿。

在岁月的深处,渐渐学会珍惜,感恩一切的拥有,不再为逝去的时光悔恨,也不再为未知的未来焦虑。笃定坚信,无论岁月如何变迁,只要心中有爱,理想不灭,就能在这漫长的人生旅途中闪烁属于自己的光芒。

岁月,是一首无声的歌。在时光长河轻轻吟唱,静下心,聆听岁月的声音,去感受岁月深处涌动的温暖力量……